

企鵝島

特

號

佛郎士著
黎烈文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佛郎士著
黎烈文譯

企

鵝

島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序

從外表看來，我雖像對於許多事情感到興趣但我畢生祇有一個目的。我全生涯祇企圖着一個大計劃的完成：即是著作企鵝族的歷史。我孜孜地做着這項工作，不讓自己被那些常常發生的困難——那些有時像是無法制勝的困難弄得灰心起來。

我曾掘開土去搜尋這個民族埋下的紀念物。人類最初的書籍是石頭。我曾研究那些可以視作企鵝族初期編年史的石頭。我曾在大西洋沿岸發掘過一座不會有人動過的石塚；我在那裏面照例找到了一些燧石的鉞，青銅的劍，古羅馬的錢，和一枚二十個蘇(sou)的，刻着法蘭西王路易·非立普一世的肖像的貨幣。

關於有史時代的研究，柏格爾登僧院的修道士詹勒斯·塔爾帕的年代記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因為在上中世紀找不到旁的關於企鵝族的史料，我採用這書的地方自然特別多了。

從十三世紀以降，史料便比較豐富，但祇比較豐富罷了，並不比較明確。寫作歷史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人們是永不能夠正確地知道事件究竟是怎樣經過的；紀錄越多，歷史家便越加狼狽。當一宗事情僅有一個證據證明時，人們可以不必多所躊躇便予以承認。如果事變由兩個或數個證人報告出來時，那麼困難便開始了；原因是那些證人的證言是始終彼此矛盾，彼此不相容的。當然，在兩個證據裏面加以取捨，有時是有着很強的科學上的理由的。但這種科學上的理由既不夠制御我們的熱情，偏見，與私心，也不夠克服一班正人君子的妄斷。馴至我們敘述事實時，常常用着一種利己的或是輕浮的方法。

我曾把我編纂企鵝人歷史時所遭到的種種困難告訴國內外的幾個考古學者與古文學者。我受到了他們的輕蔑。他們含着一種憐憫的微笑瞧着我，鬚髯在說：「難道我們寫作歷史嗎？我們難道我們想在原文和參考文件裏抽出一點兒生命與真理嗎？我們不過把原文照樣翻印出來罷了。我們祇注重文字。惟有文字是可以評量，並且是確定不易的東西。精神卻不然；思想等於幻想。所謂寫作歷史，那要狂妄透了的人，具有空想的人纔會去做的。」

以上的話都可在古文學大師們的凝視與微笑中看得出來，和他們的會談使我深深失望了。某天和一位有名的印章學者談了一席話以後，使我比平常更加頹喪，我突然起了這樣的念頭，我想：

『但世上究竟還有着一些所謂歷史家；他們還不曾完全絕種的。精神科學的學士院裏還留有五個或六個。他們並不把原文照樣翻印；他們在寫作歷史。他們不會對我說要狂妄透了的人纔會從事於這樣的工作。』

這念頭提起了我的勇氣。

第二天（通常說 *Le lendemain*，但正確地說來是要作 *L'en demain* 的，）我去拜訪了他們裏面的一個，一個聰明的老頭兒。

『先生，』我對他說，『我特來請教你一點從經驗中得來的意見。我費了很大的苦心編纂一部歷史，但我一點成績都沒有。』

他把兩肩聳了一聳，回答我道：

「可憐的朋友，你何必要費這樣大的力氣呢？當你照例祇須把那些最著名的書抄錄下來就成的時候，你爲什麼要編纂一部歷史呢？假使你有一種新的見解，一種獨創的意見，假使你把事件與人物寫得面目一新，你會使得你的讀者出乎意外，而讀者是不高興受着意外的打擊的。他們祇老是在一部歷史裏探索着那些他們早已知道的蠢事。假使你想教給他們什麼，那你徒然使得他們感到屈辱，使得他們發怒罷了。不用去想啟發他們罷，他們會叫說你冒瀆了他們的信仰。」

「歷史家們都是彼此抄來抄去，這樣一則可以省力，二則可以不使自己現得高傲。學他們的樣罷，切不要現出獨創的樣子。一個獨創的歷史家是猜疑，輕蔑，舉世嫌惡的對象。」

「先生，」他補說道，「你以爲假使我在我的歷史著作中加上一些新事物的話，我會像現在一般被人注重，被人尊敬嗎？並且新事物是什麼呢？不過是些無理的言論罷了。」

他立起了身。我謝過他的好意，向門口走去，他把我喊回來說：

「還有一句話。如果你想使你的著作受着大家歡迎的話，你得對於成爲社會基礎的種種道德，如對於財富的熱誠，敬神的感情，尤其是窮人的忍耐——這是秩序的起源——等等，隨時加以

頌揚。你得確實聲明，先生，你會在你的歷史裏對於土地所有權，貴族，警察的起源等，給以這類制度所值得的尊敬的敘述。你得使人知道你遇到有什麼不自然的事物出現時，你可以承認它的存在。這麼做去，你的書便會得到上流社會的歡迎。」

我把這些明敏的觀察細想了一下，我從這些觀察上面得到了極大的教訓。

我在這本書裏，對於那些不會變成人類以前的企鵝，是沒有什麼觀察的。牠們是從脫去動物的領域，進到歷史與神學的世界那一瞬間起，纔成為我所敘述的對象。由大聖瑪竇爾手中變成人類的確乎是一些企鵝，但這事還得加上一點說明，因為現在用語上有着發生混亂之虞的緣故。

在法蘭西語裏面，所謂「企鵝」(pingouin)者，是一種屬於亞爾西得(alcides)族的北極地方的鳥類；而棲在南極的斯菲尼西得(spheniscides)族的鳥則叫作「盼鴨」(manchot)。譬如罷，勒官特氏在他的柏爾季加旅行記裏便這樣寫着（註一）：「在繁殖於哲爾拉施海峽的各種鳥類裏面，盼鴨確是最有興味的一種。這種鳥是常常被按上「南國的企鵝」那樣一種不適當的

稱呼。『反之攝爾哥博士卻斷言真的企鵝祇是被我們叫作盼鴨的南極的鳥類，他所說出的理由是這類鳥因為富於脂肪的緣故，一五九八年荷蘭人航抵瑪哲蘭島時，把牠們叫作 *Pinguinos*。如果是盼鴨叫作企鵝的話，那麼以後企鵝又叫什麼呢？攝爾哥博士不會對我們說起過這事，並且他對於這事好像毫不在意的樣子。（註二）

好罷！讓他的盼鴨變成或回復成企鵝罷，這事是祇好聽他的意思的。他既把牠們發現出來，他便有着給牠們命名的權利。但至少請他讓北極的企鵝仍舊叫做企鵝罷。以後南國的企鵝與北國的企鵝，亞爾西得族或古來的企鵝，斯菲尼西得族或以前的盼鴨，可以併存着。這事也許會使得那些從事於游禽類的敘述與分類的鳥類學者感到困難；他們一定會想到同一的名稱真能適用於兩種棲息於兩極的，有着好幾處地方不同——最著的是嘴、翼和腳——的鳥類嗎。但在我看來，我對於這類混亂是毫不措意的。在我所說的企鵝與攝爾哥氏所說的企鵝間，雖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但相同的地方似乎更多且更深刻。這兩種企鵝都有着莊重而又安穩的外貌，滑稽的威嚴，坦率的親密，傲慢的朴訥，堂皇而又拙劣的舉止。這兩種企鵝都愛和平，喜歡講話，喜歡觀看戲劇一類的

場面，牠們都擔任着公衆的事務，或許還有點兒領袖的慾望。

實在說來，我所說的北極的企鵝，牠們的翼並不作鱗狀，卻長着一層細毛；雖然牠們的兩腳比南極的企鵝生得稍稍向後一點，但牠們走路的時候是一樣挺起上身，擡起頭，同樣的搖擺着牠們的身子，而牠們那崇高的嘴也一樣是使得使徒瑪爾錯把牠們當作人類的原因。

我得承認我這本書是屬於那將留在記憶裏的事變依次敘述，同時並儘量指出事變的原因與結果的陳舊的歷史書一類的。這與其說是一種科學，毋寧說是一種藝術。有人說這種方法不會使得一班頭腦精密的人滿意，並說古代歷史之神克里沃（Clio）現在被人看成了一個專說廢話的女人。將來會有一本比較正確的歷史，一本敘述生活狀態，把某一民族，某一時期在他所有的活動形式中生產與消費的事情告訴我們的歷史也說不定。這種歷史便不會再是一種藝術，但卻是一種科學，並且它會補足古來歷史所缺少的正確。可是要寫成這樣一部歷史，得有許多統計纔行，而這類統計卻是現在一切民族所沒有的，尤其是企鵝族。近代各國將來會提供一本這樣歷史的

要素，那是可能的事。至若關於過去人類的事蹟，我恐怕始終祇能滿足於一種舊式的敘述。這樣的敘述不能使人感着興味，那是全看敘述者的遠見與誠實而定。

照亞爾加大著作家的話說來，一個民族的生活祇是罪惡，窮困與瘋狂的連續。在這一點上，企鵝族是與其他民族一樣的；可是企鵝族的歷史也有着一些使人讚歎的地方，這是我希望給他們表揚出來的。

企鵝族曾經是一個長時間的好戰的民族。一個叫做哲哥·勒·慧洛佐夫的企鵝人，曾經在一小幅風俗描寫中繪出他們的性格，我現在把它抄錄在這裏，想必是大家樂於一讀的：

「賢人格拉田曾在德拉哥尼得王朝的末期周遊企鵝國。有一天，他經過一個牛的鈴聲在澄碧的空中響着的爽朗的山谷，他在一所茅屋附近的一株橡樹下的石礮上坐下來。茅屋的門口有一個女人在給一個嬰兒餵奶；一個小孩子和一隻大狗玩弄着；一個盲目的老頭兒坐在太陽底下，嘴唇半開着，在吸着日光。

「這茅屋的主人，一個年輕體健的男子，把麵包和牛乳獻給格拉田。

「海豚國的哲學家一面用着粗野的飯食，一面說道：

「——可愛的國度的可愛的居民，我謝謝你們。這兒一切都呼吸着快樂，諧和與平安。

「當他這樣說着的時候，一個牧童用小風笛吹着一曲進行曲走過。

「——這樣活潑的歌曲究竟是什麼歌曲呀？格拉田問。

「——這是攻打海豚國的軍歌，農夫回答。這兒所有的人都唱着這歌。小孩子還不會說話時便會唱這歌。我們都是一些良好的企鵝人。

「——你們不歡喜海豚人嗎？

「——我們恨惡他們。

「——你們為什麼恨惡他們呢？

「——你問我們為什麼緣故嗎？難道海豚人不是企鵝人的鄰人嗎？

「——當然啦。

「——那麼，企鵝人就是因為這緣故恨惡海豚人。

「——難道這成一個理由嗎？」

「——自然啦。所謂鄰人即是敵人。你瞧那緊接着我的土地的田罷。這是我所最恨惡着的人的田。除掉這人以外，我們最厭恨的敵人便是位置在這白樺林下面，在這山谷的另一個斜面上的村落裏的人們。在這四圍給山封住的仄小的谷裏祇有着他們的村落和我們的村落；而這兩個村裏的人都是仇敵。每次我們這邊的小孩子遇着對面的小孩子時，他們都要相罵相打起來。而你還以為企鵝人不是海豚人的仇敵！難道你不懂得愛國心是什麼嗎？至於我呢，這是從我胸中發出的兩種叫聲：「企鵝人萬歲！海豚人死亡！」」

在十三個世紀裏面，企鵝人挾着一種恆久的熱情和種種不同的武運與全世界各民族戰爭着。隨後在幾年之間，他們對於自己那麼長久喜歡着的事情忽然厭倦起來，而對於平和表示熱烈的愛好。這種愛好和平的表示雖出以一種威嚴的神情，但卻是用的最誠懇的語調。他們的將軍們對於這種新的心情也毫不感着什麼窒礙；他們的軍隊的全體，軍官，下級軍官，兵士，壯丁，老兵，都欣然附和着這種願望；對於這種心情感着不平的祇有那些司書生和圖書館裏的老鼠，還有那些沒

有腳的人也無法慰解。

同一哲哥·勒·慧樂佐夫還編了一篇倫理的故事，在那故事裏，他以一種滑稽而有力的方法描寫着人類的種種行爲；他還在那裏面加上了他本國歷史的幾種特徵。有些人問他爲什麼寫着這種畸形的歷史，並且這事對於他的祖國有什麼益處。

『有很大的益處，』哲學家回答。『當他們看到他們那種虛偽的，毫無可喜之點的行爲，他們也許會對於自己的行動有着比較適當的批判，他們也許會變得比較賢明。』

我曾想在這本歷史裏，對於一切可使藝術家感覺興趣的事情毫不加以省略。讀者可以在這本書裏找到一整章專論中世紀企鵝人的繪畫的文字，如果這一章文字沒有我所期待的那麼完善，那可完全不能怪我，這事人家祇要看到我用來結束這篇序文的那可怕的故事，便會相信的。

去年六月間，我忽然想到去訪謁萬國繪畫、雕刻、建築史的博學的著者，現在可惜去世了的佛爾鍾恩·塔鄙先生，叩問他對於企鵝美術的起源與進步的意見。

被引進他的書房後，我發現在一大堆文件底下，在一隻圓筒形的書桌前面，坐着一個身材矮

小，有着一雙奇妙的近視眼的人，這人的眼瞼在一副金邊眼鏡後面瞬動着。

爲着補足他的眼睛的缺陷，他生着一條長而能動的，具有一種精細的觸覺可以探究感覺世界的鼻子。憑着這官能，佛爾鍾恩·塔鄙便和藝術與美發生了關係。有人看出法蘭西的音樂批評家大多是聾子，而美術批評家大多是瞎子。這種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們能够沈入審美的思索上所必要的凝想的境界。你以爲佛爾鍾恩·塔鄙如果有着的一雙靈巧的眼睛，能够感覺包藏着那可思議的自然的形狀與顏色時，他還能高高地登上這印刷和手寫的文稿的山上，達到理論的唯心論的頂點，並且能够發明這強有力的學說，把古今中外的藝術都收集於法蘭西學士院——他們的最高目的嗎？

這書房的牆壁，地板，甚至天花板，都塞滿着一束束的容納不下的文稿，一些快要脹破的紙夾，一些擠緊着無數卡片的盒子，我懷着一種混着恐懼的驚歎之情，瞧着這快要潰裂的博學的大瀑布。

「先生，」我以一種感動的聲調說，「我特來求助於你的無盡的好意與博識。你對於我那關

於企鵝美術起源的熱心的研究，肯不肯加以指導呢？」

「先生，」他回答我，「我有着所有的美術，你聽懂我的話嗎，所有的美術都寫在卡片上，照着字母的順序排列，並按着內容分類着。關於企鵝人的一部分，你可以自由使用。請你登上這條梯子，並取出放在那邊的這隻盒子罷。你可以在那裏面找得所有你需要的東西。」

我戰戰兢兢地聽從了他的話。可是當我剛剛啟開那隻宿命的盒子，一些藍色的卡片便從那裏面流了出來，從我的手指中間溜過，像雨一般落下。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放在附近的那些盒子彷彿出於同情心似的，都自動地啟開來，流出一道道的紅的，綠的，白的卡片，並且一盒一盒地傳開去，所有的盒子都流出了種種顏色的卡片，它們潺潺地響着，就像四月間在山腰上流着的瀑布一樣。在一分鐘裏，地板上便蓋上了很厚的一層紙片。這些紙片以一種不息地增大起來的轟轟之聲從它們那無盡藏的貯藏所迸溢出來，一秒鐘一秒鐘地加速着它們那懸瀉似的傾流。膝以下全被卡片蓋沒了的佛爾鍾恩·塔鄙用着細心的鼻子觀察着這大洪水；他懂得了這原因，他的面色都駭白了。